

行摄盘峙

□蒲斌军

我们一行九人从东港出发，驱车到定海民间码头。每人租一辆哈啰单车，组成临时车队。自行讨船十多分钟后抵达盘峙岛。

这个时节，风略有点急，日头并不浓烈。沿着环岛公路，一群人好似刚从疯人院跑出来，笑着嚷着撒欢着。岛上的车辆着实稀少，骑在并不宽绰的公路上，心态是自然松弛的。几个调皮的会猛踩几脚，车子顺势滑出老远，害得后边的队员一个劲地叫唤：“太快了，太快了，别把阿拉给错落了。”翁大师扭动车把，拨响了车铃，一路“丁丁当当”响个不停。我和阿盛边骑边甩开臂膀，模仿划拳的动作玩得亦乐乎。湾内是山岙，湾外是港航；放眼是农田，抬头是蓝天，安全而优美的骑行环境让我们充分享受到了野游之趣、畅通之快。

公路左边是错落有致的屋舍、翠绿的树林；右边是裸露的田地，蓬勃的庄稼。得益于岛上肥沃有力的土质，种出的番薯、马铃薯个大饱满。这么多年，走过舟山的一些小岛，有些囿于地形局限，只能开山辟田；有些尽管平坦，但因长期受海水浸泡，并不适合种植作物，更不用说培育水稻了。盘峙岛倒是例外。岛上水系庞杂，各村各岙内有山有池塘，吕家、东山头、定海岙、长坑等岙均有水井。复前行，前方是一片滩涂。几个人趴在栏杆上看泥涂里的招潮蟹、跳跳鱼，又多了几份情趣的体验！这良田、肥水成就了盘峙岛“鱼米瓜果之乡”的美誉，那“山村田海”的渔村特色擦亮了生态海岛的休闲底色。

一行人说说笑笑，一个突拐拐进了盘峙村的一处老房。屋角几只鸭子扑腾着翅膀，鸡在矮墙根闲庭信步。这里的家禽即使见了生人，也不会乱飞不已、狂叫不止。杂草丛里一架废弃多年的拖

拉机引起大家的关注。斑驳的布满铁锈的顶盖，隐约还能看到具体的出厂信息。在物质贫瘠的年代，机械化设备是绝对的“眼球效应”。大家像寻得了失散多年宝物一般，下蹲、扎好马步，取景构思后是一阵狂射。在岛上，满眼都是像这台破拖拉机一样被时光抛远的事物。大如石屋、木房，小到门窗、瓦罐、缸体，裸露于外，安然于世。

院落边角、墙头高处种满了花花草草。这些花草容易种养，有空了翻翻土，喷点水；没空时，也无需挂念，扔在一边不理不睬，也不至于萎了焉了死了。至于盛花草的物件，那可多了去。桶桶盆盆瓶瓶罐罐但凡开口可收纳的物件皆可，也有把塑料浮子剖出半边，就是天然的花盆。花草是海岛曼妙的精灵，为单调而粗犷的海岛生活带来一点喜气和亮色。更有那唤不出名的野花野果，铺满了山脚、路畔以及人家的庭院、屋脊。这不，在一处废弃多年的牛棚石屋，我们与绿意撞了个满怀。那无边铺展的绿意，如同一名热情奔放的女郎，闯入你的视线，直奔你的怀里。在这绿意间，如纽扣大小的白花缀于其间，使这份绿意有了灵动的诗意。吸吮着初夏轻悠悠的时光，几名女性拍友摆好姿势，玩起了自拍。

岛上多数是典型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层楼房，还夹杂石屋、木房。有些竟是上百年的老宅，但规模与档次自然无法和金塘大鵬岛的合院相提。当我们留恋那些浸染着时光雕痕的老物件，尝试用光影捕捉它的模样，不知是哪位援友叫了一声：“看哪，稀奇了，屋角怎么有一对凤凰呢？”放眼远眺，不远处的一座老宅屋顶，黑灰色的脊首在蓝天白云下，像极了振翅欲飞的凤凰，但又觉得是一步一回首，迟迟不愿飞离的

情状，是对故土的一份眷恋，还是对世外的一种憧憬？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可惜，屋败了，人散了。庄稼地里隆着一座塌倒了大半的老屋，像是遭遇了一场火灾，仅存几面单薄的土墙和纵横的梁条，空气里还有点烟火气息。我们放慢脚步，轻举相机，目光在门牌、羹橱、脚盆处徘徊。如果没有开发重建，房子就只能这样一直沉下去、废下去。

路边，冷不丁走出个光棍汉，乐呵呵地傻笑一阵，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你，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通常是一条狗带出几个老人，狗呢一个劲地狂吠，人呢直愣愣地观望；更多的是檐下呆坐的老人，伸展脖颈好奇地问句，打哪来往哪去？五星村上游，住着一对老夫妇。男的骨瘦如柴，拄根拐杖杵若木鸡；女的正和大竹筐里的鸡崽对话。小鸡崽在筐下你推我挤好不热闹，皮性十足地探出脑袋打量陌生的世界，扑腾下翅膀作出飞翔的姿势，另有三四只早站在筐沿尝试跳跃……这“人鸡交融”的画面岂能浪费？于是，一伙人又拉开阵势，指导阿婆摆正位置，掀掉筐盖又是一阵狂扫。阿婆不但不介意，还相当配合呢，脸上始终挂着笑意，沉浸于被关注的兴奋中。正值假期。村落里多了一批探亲、闲游之人。小广场，几个小伙与学生早已在简易篮球架下打得难分难舍；乡间路上，小朋友追逐打闹吹泡泡；田野里，男人们抡起了锄头卖力翻种……我们也忍不住投入了活动，与学生们玩一把三人篮球，为小朋友拍几张写真……

盘峙与定海一海之隔，海岸线蜿蜒绵长，盘峙水道又穿越其间，是船舶修造行业生根壮大的理想之地。造船企业的进驻，产业大军的涌入，盘活了老屋、交通、餐饮，改变着盘峙的定位和未来走向。

社科之声

由舟山市社科联成立的“走读千岛”社科小组，长期深入舟山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致力于舟山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与推广研究。在众多的地域文化载体当中，碑刻以它难以比拟的时间永久性，不仅可以拓展区域史研究的内容、填补地方文献史料的遗缺，也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因此，解读碑刻内容，能够更好地讲述舟山历史故事。

定海《藏经寺碑》考释

□楼正豪



《藏经寺碑》立于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皋泄村老庵藏经寺内，高140厘米、阔69厘米、厚8.5厘米，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中旬，因是民间碑刻，讹字较多。其碑文如下：

藏经寺

寺基名宋平冈，系皋泄庄木龙桥王氏土也。旧本有刹，兴废无考。光绪廿年辛卯，和尚显道与山王弄募建于此草创，辘旋将彫剝。于是皋泉前在「四庄，善信护法弟子特发虔诚，如出方兄兼行募化，鸠工庀材，幸观厥成。」性然菩萨之安栖有所，无奈和尚之薪采无资。兹何本庄东皋岭下，幸「有王着来翁与其侄继生，情愿将自己之山，助入寺内。又有白泉庄鸭蛋」岭下前岙张成增翁，亦情愿将自己之田助入。自助之田，只许寺内收花，「无许和尚度卖，径将字号、土名、细则开列于后：」

皋字号，土名原始岙，山顶二则，上至冈，下至横路。「泉字三千四百九十三号，土名粉田，丈田五分八厘三毛。」泉字新田无号，土名田坑，丈田四分二厘五毛。「泉字一百四十二号，土名新田等山，背田一分零，与前并则。」

光绪廿八年岁次壬寅三月中旬 何小林 洪明榆 成林 毅旦「湖洲府孝峰县北岙自灵峰寺帝印大和尚剃徒显道禅师发脉，定海鸣「蛋岭上宋平冈建造藏经寺。住纳显道 朱安利 张成荣 爰成金」护法弟子 吴全松 吴桂芳 王士正 林士礼 王冬冶」

藏经寺历史在史志中无载，据现寺中所立2002年《简历碑》及《王氏宗谱》云，寺基为定海皋泄庄木龙桥王家之地，山名宋平冈，平坦隐隐有阶址状，即所谓老庵基。藏经寺相传始建于宋朝，因海禁，舟山居民多次迁徙，庵宇亦几度废弃，故后人改称宋平冈为老庵基。有史可考者，即此碑所述1902年重修之事。1957年寺庙被拆除，至1997年由广大村民筹资及海外侨胞捐助得以恢复重建。

碑文讲，宋平冈上的藏经寺几经兴废，至清朝末年已无痕迹，“光绪廿年辛卯”由显道和尚与山王弄募化草创，但不久又破败剝蚀。查光绪十年并非辛卯年，当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年。于是皋泄、白泉、甬东、在城四庄善信再次募款，终将寺院建成。但菩萨虽有安栖之所，僧人生活仍无法保证，这时有住在皋泄庄东皋岭下的王着来老翁与侄子王继生，以及白泉庄鸭蛋岭下前岙的张成增老翁，情愿将自家之田助入寺内，规定只许寺内收取田租，不许僧人度卖，并详列字号、土名、亩数于碑上。

碑文最后落款处介绍藏经寺开山者显道禅师，系湖州府孝峰县灵峰寺帝印大和尚法脉弟子，灵峰寺今坐落于浙江湖州市安吉县灵峰山大雄峰，林木深幽、历史悠久，始建于五代梁开平元年（907），吴越王钱鏐曾游观布施，明四大高僧之一满益大师晚年驻锡十余年。晚清住持帝印大和尚实为谛隐和尚，民国《北天目灵峰寺志》卷4《僧侣》有传：“谛隐禅师，师号寂庵，温州平阳张氏子……师年二十四发出世，入平阳仙坛寺出家。咸丰三年在天台山国清寺受戒律，曾为国清寺长老。同治四年游杭州，卓锡半山龙寄寺，寺多俗累，不协机缘，协大亮和尚至灵峰山。其时洪杨乱后，片瓦无存，仅有大殿基础纵横荆棘丛中。五年八月结茅而居，勤种自任，不干世缘。越一年，远近感师德者咸愿资助，师于是兴作殿宇而结福缘善果者，争先恐后辟其旧址，集以新材，经之营之，楔而不舍。同治十三年大殿告成，又年余而禅堂、僧舍、云阁、香厨一一完竣。复垦荒田二百余亩，以资日食。其时，僧侣如显宗、显梁、显宁、显森、显机、显三、显本诸大师同心扶助，宏宏佛法，以展法轮。盖师之拥护三宝、辛苦经营，其功不在元如月、明智旭之下。主灵峰凡四十年，先后三开道场、六登戒席、明心见性、证道菩提，为佛门巨子。光绪十九年十二月逝世。”谛隐禅师的显字一派弟子众多，后在各地开枝散叶。传记中虽未提及显道禅师，但从草创藏经寺之举可知，秉承了其师箴路蓝缕之风范。

最后的信士名单中，有爰成金之名，音未详，唐代有此姓氏，光绪年间的舟山是否真的保有此古姓，抑或是误字，不得而知。

东海云廊(组诗)

□姚碧波

序诗

大海在南面，定海城在山下
这里有着古城的底蕴，五山的气魄

每一个行走东海云廊的人
内心有着期待，期待邂逅美好的事物

绿道两侧的山坡上，绿意盈盈
容易让人沉溺，沉溺在大自然的清新中

沿途鸟鸣不绝，蝴蝶翻飞
到处都是野性的美，带着夺目的光芒

每一片云朵压下来，白白的
似乎就在绿道的前方，等着我们

五山绿道被定海城高高地举在云端
每一个行走的人脚踏祥云，心怀喜悦

我要顺着阳光的翅膀，在花草间找个地方
藏起来，倾听每一只昆虫歌唱这里的山水

东山

春天来临时，行走在东山
能从山水和草木中，感知春的消息

远眺定海湾。春天多好，绿道多美
像条绿色的飘带，朝着云端和大海飘去

一个人行走在绿道上，随山坡起伏
听流水，看花开，顺应内心的情绪

我所见的每一株花，每一棵草
都在努力地生长，让自己变得更成熟

通往内心的道路，也需要快乐铺设
阳光和鸟鸣同时抵达，多好

万物生长，更多的绿正在聚集
我要把这里临摹下来，装裱在心里

这个春天，在东山
满山花草的密码等你来破解

长岗山

行走山中，问候遇到的每一个人

拥抱每一缕阳光，接受陡峭和沉默的山峦

一块大卵石在溪水里，被青苔紧紧相拥
万物各居其所，而我多一点简单的快乐就行

夏天留住了夏天，宁静得只有三二声
鸟鸣
从林间深处传来，需要我静心聆听

从鸟鸣中，我能聆听植物拔节生长的
宁静
从向日葵的奔放中，感受天空的蓝

我所向往的绿道、飞鸟和昆虫
以及每一片土地，都有各自的秘密

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向着定海城发呆
等待暮色围过来，把我当成一棵树

在绿道行走，越往高处心情越澄明
如果你爱行走，你也会爱上长岗山的

擂鼓山

我是和秋风一起上路的，秋天的山上
一朵云停着，更多的云在追逐着天际

秋天在山上是柔软的，它正在埋葬落叶
只有秋虫的鸣叫，呼应着来自大海的季风

伸向天空的黑松林，古时得让我一见倾心
那是这里的神，守护着山的灵魂和记忆

松果寻找最美的打开方式，散满山坡
这远比高挂黑松上，更让人欢呼雀跃

吹过黑松林的风，擦着我的肩
向着山脚跑去，纯粹、淡然而幽远

山高水长，水往低处流，在这里
即便是流水，也要高过定海城

擂鼓山没有鼓擂。寿山庙就在山脚下
梵音随着清风，隐隐飘来

海山

带海的山，能看海的山，有着海的博大
哪怕我在冬天到来，也是直面以待

静谧、空旷，整座山都透着冷峻的光
岩石、水杉、毛竹，甚至风也是硬的

山坡上有很多小径，淹没在树丛中
绿道在山腰，像五线谱在琴弦上跳跃着

我喜欢蜿蜒的绿道，消失在前方的山间
这多像剧情，高潮处突然来个大转折

在这里行走的，不光是我们
还有神灵、亡魂和虫兽，大家各行其道

邂逅一只在人间受苦受难的狐仙
那是这个冬日，我行走在山上的梦想

一只归林的鸟儿，从眼前飞过
飞向后山，那里有我所未知的温暖

竹山

竹山是一座英雄的山，是载入史册的
鸦片战争定海保卫战，悲壮得令山河失色

这里的泥土，这里的草木
曾在侵略者的枪地下，留下过伤痕

很多人曾来过，他们的踪迹被尘埃覆盖
只有三总兵的雕像，剑指云霄

当我行走在古战场遗址，我更愿意
亲近这里的泥土和一草一木

如果我能一叫出它们的名字
漫山遍野，将响起战士般铿锵的回声

从晓峰吟吹来的风，带着钢铁的坚毅
透过历史的天空，今天我们可以从容思考

土地厚重，四季轮回间，草木相依相偎
我要走遍绿道，热爱满山的蓬勃

注：东海云廊位于定海，2022年底入选“浙江最美绿道”，全长25公里，穿越“环抱定海湾”之“五山”——东山、长岗山、擂鼓山、海山、竹山，将定海“城市、山体、海岸、海湾、海岛”五大界面有机串联。